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鈐轄李進彥
武義大夫耿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尋並以為
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

進以此月丙午除
進彥以乙卯除

自駐蹕南

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數十日一犒設前是水軍統制
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於呂頤浩頤浩始用舊

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

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據史順浩以是日奏到

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 右文殿修撰知平

江府胡松年以嘗為潛邸學官復徽猷閣待制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

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

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

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

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
安 中散大夫魏滂貶秩一等以言者論其聚斂害民
也滂守饒州無善狀范宗尹用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未上諫官劾其盜用修城錢十餘萬乃罷之令提刑司
覈實後本司言滂以修城之故令民戶有稅一錢者輸
四錢凡得十七萬緡其出納之籍或不可考乃命轉運
司治其罪後亦寢 此為沈與求劾范宗尹第十五事滂
除監司及罷黜日歷全不載但於此
日書降官亦無首尾今以諫疏及提刑司根究狀
修入滂得旨治罪在今年五月戊午今牽連書之

癸卯承事郎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寧止為兩浙
轉運副司時劉光世遣直秘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范
正輿來奏事即以正輿代為參議官翌日御筆進正輿
直徽猷閣賜三品服遣還鎮 責受祕書少監滕康劉
珏皆許自便

甲辰直秘閣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
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
臣曰詹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

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畧盡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此詹海鹽人也 直祕閣程俱試祕書少監 直祕

閣知信州吳表臣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降授右武大

夫和州防禦使永州居住馬擴許自便 武功郎和州

無為軍兵馬鈐轄王亨知廬州限一月之任既而鎮撫

使趙霖論其執李申之功乃以亨為閣門宣贊舍人

亨除

閣職在五月乙巳今併書之

乙巳武德大夫光州刺史曹成為武功大夫榮州團練

使知郢州武德大夫吉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李宏為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先是有詔罷李允文而
允文奏以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人馬未能交割為詞留
鄂州不去朝廷聞成宏在郢復間因就命之且令勿受
允文節制於是成已引兵之湖南而行在未知也 承
奉郎張汝舟特遷一官往池州措置軍期事務 承節
郎王悅道為閣門祗候以其父繼先診視太母有勞也
詔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氏特贈兩國太夫人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言李敦仁引兵犯汀州寧化清流

二縣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

赦叙也輔臣進呈上曰宗濞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

兼戚里不當管軍然此淵聖皇帝外家宜與叙復張守

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材只今諸戚

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日歷宗濞叙官於二月九日丙子三月九

日丙午兩書之而此日又書上語甚詳今附丙午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

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直祕閣提舉淮東茶鹽公事曹伯達知郴州時李

冬至二叛於宜章守臣直祕閣衍聖公孔端友不能制

故更遣伯達而命端友奉祠

端友初見建炎二年十二月日歷既於今年三月戊

戌書勛會李冬至二等作過知州孔端友全無措置已降指揮與宮祠而六月戊寅戊子又兩書端友乞宮祠奉旨主管洪州玉隆觀蓋端友未被授而自請但日歷不應重疊書之耳

朝奉郎蘇簡監

都進奏院簡轍孫也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

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

屈偽知平涼府張中彥執而殺之 是日孔彥舟焚潭

州初彥舟既據長沙而東湖安撫使向子諲在衡州之

安仁不能進會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

說友令受招時戶部員外郎致仕上蔡賀允中適寓郡

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自立功

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

謝允中至是彥舟為友所逼遂焚潭州大掠公私之財

而去引其兵趨衡州

彥舟焚潭州他書不著月日趙姓之遺史在今年二月今以紹興元

年四月十三日樞密院奏到探報狀參修

戊申以西京統制官韓京元用並權樞密院准備將領聽張浚節制京用本王以寧部曲京有兵二千馬數百皆精銳以寧既遁京用駐衛之茶陵故有是命起復江淮發運使權邦彥自饒州護六宮至行在

己酉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復中大夫安中以開邊故自靖康初遠謫至是復之閣門奏職事官被旨兼權職任者其朝參立班並乞權依正官儀罷日依

舊侍從官權職高者止立舊班從之給事中陳戩援舊例駁之乃止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瓌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為怯戰俊謀知賊稍怠乃議行諸將請分

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為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塵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殪之

熊克小歷云俘獲數萬俊以其

大衆且疑復叛是夕令思恭殺之此蓋因林泉野記所書也按日厯載上語云殺降卒八千趙姓之遺史亦云賊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野記恐誤今不取

進力不支乃遁俊遂復筠州

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臣師古失利進復還江

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熊克小厯書此事皆無本日但於三月己未捷奏至日并書之

按趙姓之遺史及俊所申俊實以三月七日甲辰自洪州渡江十二日己酉與進戰二十八日乙丑乃復江州日厯二十二日己未進呈張俊捷報不言其詳當是復筠州捷報而克于此遂書復江州乃追李成于蘄州皆誤也今各附見本日

辛亥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蕙

知鎮江府劉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揚州置司尚
書省言金已渡淮而真揚等州未盡有人鎮守舒蘄盜
賊盤踞又春耕是時百姓未能復業田畝荒閑宜措置
屯田以足兵食全藉威望大臣措置故有是命光世迄
不行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季陵復右文殿修撰
承事郎陳正由主管官告院正由瓘子也 詔婺源
縣進士胡學海免文解一次學海上書論事上令赴都
堂審察而有是命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并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皇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

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佛寧俘馘甚衆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

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秦州

張榮敗達蘭以張匪節要

及趙姓之遺史考之當在此月但未見本日今因除秦州守臣附見

詔樞密院準備將

領徐文以所部屯臨安聽守臣孫覲節制

文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

辰

是日初權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浸田

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

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俟邊事寧息日取自依舊法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劔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兌糴米二萬斛充賑濟且易置令尉之老疾不任事者皆用詹請也 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貧不能達乃命本州給札上之既而天文官吳師

彥等頗摘其訛謬詔與舊書參用遂以季為將仕郎

去

年六月癸酉得旨
給札今併書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

克忠獻太祖寔錄國朝寶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

而國書始備

丙辰詔禁衛神武諸軍三衙宰執親兵并犒設一次先是月一犒設至上以戶部所入不廣故五旬而後有此命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

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偶
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
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湏一統乃已耳始朝廷
未得捷報命劉光世分兵往舒蘄乘賊不備擣其巢穴
光世言江北盜賊雖名受招其實窺伺官軍虛實復出
為患郭仲威張敵萬王林祝友史康民之徒火日不勝
算若臣郡摘軍馬前去數少則必無成功數多則羣賊
必乘虛作亂浙西一路頃刻被患雖陛下行朝亦未敢

決保無虞韓世清劉綱邵清張琪四處人馬見在建康
府無慮十數萬可使目下並進最為良策詔以綱已遣
還鎮清琪作亂未已報之而俊已捷矣

光世奏至
在乙卯

湖

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
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
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庚申中大夫致仕施大倫令再仕大倫晉陵人以給舍
陳戩等薦其學行有聞居官詳謹也

辛酉朝請郎陳堯臣特勒停堯臣金華人宣和末為侍
御史坐王黼黨斥去至是以其與秦檜有舊自列於朝
乞為郡守乃以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胡
交修論堯臣首議開燕為國名亂望賜貶竄輔臣進呈
上曰本乞宮觀却被削奪似為過當不若止行宮觀文
字檜曰只宜如此堯臣猶怒上疏訟交修上以堯臣輕

侮朝廷乃有是命

堯臣與秦檜有舊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爾以日歷所載檜答上語參之當

不妄堯臣以二月丁酉得祠

三月辛酉寢命今併附見

癸亥御筆近詔臣僚條具當今切務其應詔者多言將帥侵預朝權而指辛道宗為怙寵賣恩朕於任人一繇公論當令抑損以全辛氏道宗可罷樞密院都承旨與外任初道宗既承密旨論者數指其招權上未深信會其兄福建制置使企宗請避新除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廖剛詔剛易江東路及召入而以朝請大夫柳瑛代之瑛當辭前一日道宗言先與往還乞賜三品服上不悅即以手札出道宗翌日謂大臣曰朕鑒往者羣小侵紊

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於是瑊亦罷瑊合肥人

宣和間為部使者以忤童貫意掛冠去至是復用之

剛廖

易江東憲在是月戊申召剛除瑊在甲寅瑊罷憲在二月丁卯今牽聯書之

責授寧遠軍

節度副使王襄復正義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蔡懋

復中大夫皆以赦叙也 故延康殿學士陸佃追復資

政殿學士

佃越州人崇寧尚書左丞黨籍執政第二十四人

故資政殿學士

聶昌以死事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十人後謚榮愍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

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
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
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
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
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
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丙寅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胡安中知廣州安中初以
土豪假守至是就命 詔以淮東賊馬寧息命朝散郎

郭揖提舉淮東茶鹽專一措置復興鹽事揖自算學得
官時論鄙之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起復朝議

大夫王庶為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兼利夔

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

此據庶附傳修入附傳無月日興元帥守到罷在此

月而利州知州題名孫渥今年五月自利帥移秦帥還利帥于興元又與興元帥守到罷不同當考留統

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

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而以端明殿學

士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參議軍事劉子羽趨益昌

此亦

據庶附傳附傳不云深為何官而日歷今年十月庚午訪聞四川制置使張深并利夔兩路制置使王庶各移文所步州軍兼司帥臣並令聽節制故權附此俟考

金人自階州引兵犯文州

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州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

惟德亦率官吏以城來歸惟德先守廓州城既陷敵就

用之浚錄其功遷右武大夫榮州刺史

惟德來歸不見本月日宣撫使

以明年四月八日奏到奏稱金人侵犯熙河退回尋差官措置招撫陷沒州縣故且附金人去熙河之月當求他書

參考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

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襄陽鎮撫使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道相州人與兄旺聚衆其後東京留守宗澤因事斬旺以道掌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依桑仲軍中號為寄軍時隨州闕守通判州事王彥威與州縣官寓洪山僧寺主僧慶預給其資糧守洪山以拒賊道至隨逆彥威以歸遂掌州事慶預金山人也

汪藻外制有大洪山守守珍補承信郎制
云汝營壁塢輯鄉閭恐與慶預事相關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維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女
真二萬騎攻故遼林牙達錫於和勒端城調山西河北
夫饋餽自雲中至和勒端城經沙漠三千餘里無得還
者始金人犯中原有擄掠無戰鬥計其從軍之費及回
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犯淮西犯蜀生還者少
而得不償費人始患之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伊都
之軍和勒端也失其金牌宗維疑伊都與達錫暗合遷其

妻子於女真伊都始貳

此據兩國編年松漢記聞

夏四月丁卯朔興國軍巡檢陳彥復入興國軍軍為李成賊黨所據僅半年彥始以班直受官至是遂權軍事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保康軍承宣使知秦州孫

渥為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利州

此據利州知州題名修入以興元帥

守到罷考之王庶今年三月已到興元不知利州何以尚帶本路經畧當考

已已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鼎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

而桌過庭叔夜皆死於異域體骸不全遊魂無歸可為
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體例追贈桌等官職仍
給其家恩澤以為死事之勸詔贈桌過庭傅叔夜並開
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太學上舍生高閱元盥
並賜進士出身閱鄆縣人盥潁昌人也二人以免省該

德音故有是命

盥父當可仕
至鴻臚少卿

庚午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邵溥復為朝請郎 尚書戶
部侍郎孟庾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

鈔旁定帖及賣糟等錢凡七色

五色見建炎三年十月戊戌

金左監

軍昌既為張榮所敗自楚州渡淮而北是日休兵於宿

遷縣之馬樂湖

癸酉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汝州兼河東招捉使王

俊為淮康軍承宣使俊遣閣門祇候高彥忠以收復潁

昌府告於朝故有是命 朝散郎路時中幹辦諸司審

計司時中開封人常以符錄為人治病世號路真官

故承議郎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登州會金人

入犯翬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詔修日厯用祕書少監程俱請也自軍興史官久廢至是乃復然朝廷多事未克行 復政州為龍州劔川嘉祥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更易州縣名不當也

乙亥詔國史日厯事干機密輒入本所者流三千里凡

所見聞因而漏泄並行軍令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勘

會劄子
修入

監察御史韓璜守右司諫

武功大夫忠州

刺史忠勇軍統制張榮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

州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祝友知楚州皆用劉光世

請也

趙姓之遺史云榮得
遙郡觀察使蓋誤

保義郎楚州淮陽軍巡檢

使劉靖改漣水軍兵馬監押承務郎王安道改漣水軍

主管機宜文字仍以楚州鹽城縣隸漣水軍尋詔閭門

祇候知漣水軍丁禩兼都統制軍馬而靖兼副統制人

兼統制在六月庚辰

朝請大夫王愈知無為軍愈德興人嘗為

祕閣修撰以賊敗至是月用趙霖請而命之時愈未復

官尋以為承務郎是日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引兵

入潭州

此據今年六月四日樞密院所奏修入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

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祖太宗

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時上將行明堂禮命有司

議初議三聖並侑如皇祐詔書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

為皇祐明堂本非為萬世不易之理也蓋古之帝王自
非建邦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推以
配天避祖宗也聖宗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
太祖是矣有德之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
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
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
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主上紹膺大統自

真至神均為祖廟獨躋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
裕享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為合宰相范宗尹
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詔館職選人供職

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京官

隆興元年八月乙丑所書可參考

宣教郎呂祉提點荆湖東路刑獄公事 朝請郎知明

州吳懋直祕閣自陳思恭張公裕並戍明州軍費日廣
懋以第賦民錢又得權酷之餘軍用毋乏故擢之

戊寅張俊捷奏至

此當是江州捷奏但不知何以十四日方到行在

上謂輔臣

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初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已卯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為保義郎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巡檢寇宏以其衆附於真揚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敦武郎閭門祗候充鎮撫司統制宏壽春人素以操舟為業兇狡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

與其徒張先聚衆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宏
為水陸巡檢先尋為土豪所殺宏以衆數百泊龜山下
願受仲威節制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
向乃說瓊父革率衆與宏合軍衆議以宗誠守泗臧翌
守盱眙宏遂復上鳳凰州刈民麥以食光世即以宗誠
知泗州翌為承信郎通州事時泗州無復居民滿地荆
棘而已宏既無所向乃以舟師犯濠州權知州事李玠
禦之

此並據趙銜之遺史附入日歷紹興元年十一月
庚寅劉光世奏知泗州徐宗誠今年四月已後到

任而姓之繫於郭仲威被執之後則五月也姓之又云
眾議以臧珪守盱眙而光世奏中有通判臧翌疑姓之
所聞稍誤宗誠紹興四年四月己酉有陳乞黥檢泗州
官錢狀云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己卯十三日也
故附於此未知光世
復以何日出檄耳

庚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上自后
不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上於殿之後
問上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 朝議大夫添
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
命之愿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干典禮並比擬欽聖憲肅皇后
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命入內侍
省副都知良邦彥都大監領隆祐皇太后喪事 直祕

閣張自牧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中興聖政辛巳
進呈程俱劄子

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上曰初止令進累
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矩模範此是朕家法要得遵
守既退范宗尹以下嘆仰者久之臣留正等曰帝王之
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文異制同歸於治蓋因時
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於先王
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祖宗規模且
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
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壬午持服孟忠厚言見丁母憂即皇太后成服難以捨
重從輕乞用衰服行事太常奏用欽聖憲肅皇后故事
令忠厚為太后服衰三年從之 詔江浙諸路上供紬

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齋赴行在

此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宣州乞減

折帛錢狀修入他書並無之

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
宣使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
功郎譚充遣人詣俊求援俊自織蓋山引衆赴之充與

飲燕俊醉充率衆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橫高密人嘗為黃河掃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

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殯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為總管內侍楊公弼為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

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誥云權宜擇

地殯殯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汪藻撰曾紆墓誌云李回辟紆修奉議者欲稱

園陵紆曰上不日恢復中原當奉隆祐歸祔此但殯宮耳當先正其名朝廷用其言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昭慈

升遐外祖曾公紆以江東潛兼攝二浙應辦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

矣宜以殯宮為名僉以為當遂用之謹按皇太后遺誥已云權宜擇地殯殯又云所製梓宮取周吾身以為他

日遷葬之便不知草遺誥時紆已與議否也浙漕題名紆以四月十六日解知此時蓋未赴江東第恐非紆始

議更須求他書詳考之

乙酉輔臣拜表請上為隆祐服期從之

丙戌以皇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望
告諸陵

丁亥詔權貨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更改務
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 武節郎閻門祇候浙西安撫
大使司統制軍馬康淵知通州金之犯淮東也朝散大
夫知通州呂伸遁去踰月乃還上奏言敵營驚傳有戴
紅笠人劫寨是為火德勝捷之象上惡其佞詔貶秩三
等罷去更命劉光世選將守之 是日宣撫處置使張

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既為利夔制
置使王庶所譖忠州防禦使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
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
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
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
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
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隨切骨恨浚
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

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
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燔之
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
人以是亦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
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所有雖殺之可也

康隨
紹興

五年七月六日以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為江東副總
管不知此時為何官職當考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
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
殺之太過矣况曲端威望敵人素懾富平之戰詐立端
旗猶足以懼敵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
失關隘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己丑范宗尹等表請聽政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辛卯詔百官開啟天中節道場以太母初崩勿用樂

直寶文閣新知建康府張纘言本府倉庫皆竭欲借錢
五萬緡限一年內作三次納還如違甘伏上書詐不實
之罪詔以宣州常平錢二萬緡貸之

壬辰故朝請大夫陳師錫贈直龍圖閣

師錫建陽人元符殿中侍御史

黨籍餘官第一百十六人郴州安置

徽猷閣直學士陳邦光卒於偽齊

建康知府題名邦光以顯直知建康此從日
歷日歷加前字按邦光降敵後未常削職也

癸巳詔自今諸軍補轉官資非奉宣帖者毋得增給請受違者令吏部及監司劾之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前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汝嘉麗水人也

是月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馮賽自由垣渡河歸邵興於盧氏縣 鄧州人楊某有衆千餘人在河北偽稱信王

河南鎮撫使翟興命沿河守禦官王興延致之厚其供饋楊自稱淵聖皇帝興覺之楊一夕遁去興遣都統制董先追獲於商州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佛寧

原書作盆輦
誤今改正

達蘭

原書作撻懶
誤改見卷一

伊都

原書作餘都
誤改見卷一

達錫

原書作大石
誤改見卷一

和勒端

原書作昌董
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五月丙申朔宰相范宗尹率百官拜表請御
正殿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通直郎王鈇為樞密院編

修官鈇南昌人父本仕至顯謨閣侍制秦檜舅也鈇通

判邵州為帥臣程昌寓所劾檜遂薦用之

王明清揮塵後錄建炎末

先人為樞密院編修官被旨集祖宗兵制書成高宗諭
范覺民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至于目痛

可改官與陞擢差遣時秦會之叅政知事素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鈇檜之舅子會之心欲用之薦于上謂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偏旁相似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會之即應云是也詔再除樞屬按明清父即王鈇也此所云秦檜對上語疑未必然時范宗尹為相檜方進用恐未敢面謾如此今不取

丁酉詔以淮南民未復業全藉威望大臣措置令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並兼宣撫淮南頤浩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勝非領德安府舒蘄光州漢陽軍光世領真揚通泰承楚州連水軍時李成既敗勝非乞置司洪州而江

州依沿邊舊制以副帥總兵戍守上不許

勝非奏下在巳亥

朝奉大夫知臨江軍康倬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邱鄜並

貶秩一等倬衝替鄜放罷坐寇至棄城也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秦會

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敵騎初退欲定江西

二守臣之罪臨江康倬棄城走撫州王仲山以城降仲

山會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

贖於賊什麼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詆覺民嘗仕偽楚

耳按敵入江西乃建炎三年事而王子獻吳將之王仲

山仲疑之徒皆以次年三月間行遣此時捨在敵寨未

歸也今年春檜始叅知政事而康倬以五月衝替蓋坐

李成入寇事與仲山實不同時又李成所陷乃江筠臨

江興國四州軍撫州亦

不在其數明清蓋甚誤
詔李成罷舒蘄光黃四州鎮

撫使削奪在身官職俟獲日依法施行

戊戌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為舒蘄鎮撫使兼知蘄州時用在鄂州駐軍朝議欲討李允文故有是命 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史康民知真州用劉光世奏也

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取旨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

太后頃年以誣謗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陞祔廟庭特行冊禮上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户晓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為當然前後廢斥寔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楮遂良皆以為不可而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

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人亦不以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勿復致疑上然之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儷宸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冢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惇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

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

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

書胡直孺等以聞其議遂定

禮官議上在庚戌今聯書之紹興四年五月庚申臣

僚上言哲宗朝事跡載在時政記曰歷者皆為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九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缺不全按縱所上書未得其本此所云蔡京殘書未知與黃策所進蔡京親書復后所得聖語劄子相關否當考

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弼孺

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弼孺淫污狡妄媚事朱勔宗尹曰固知

弼孺小人然但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疏
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
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之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

所言誣誕故有是命

弼孺以今年三月召上語在其月已酉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

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儉佞
小人不容倖進以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牢則
邪正雜揉徃徃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太上皇
帝宣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益邪正辨則朝廷治天
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
垂訓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中奉大

夫盧襄再叙中大夫

庚子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楙卒蜀

國長公主子也

主英宗女
適張敦禮

嘗為嚮德軍節度使靖康初

換授

初馬進既敗乃執朝請郎知興國軍李宜之淮

南宜遁得免至江州北岸夜宿僧舍宜納衣中有黃金
數十兩為主僧所覺遂縊殺之棄其印於江中賊在興
國軍幾半年宜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宜之惠為立
生祠至是中書始奏宜容留馬進之罪詔罷之而宜已
死矣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昨犒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穀十州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

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

熊克小歷上自南渡頗優假衛士每

兩月輒一賞賚云云按今年三月一日呂頤浩奏自來養兵之法止是逐月支月糧料錢即無每日支食錢一
百文并犒設一次體例昨因自南京扈從南來有司失於謀始遂開此例幾殫國力據此則非自南渡後始有
犒設克所云誤也日歷二月十九日丙辰詔行在禁衛諸班直親從親事軍官宿衛親兵神武諸軍三衛軍兵
宰執下親兵並令戶部依例犒設一次據此則韓世忠等大軍並在其中非止衛士也時政記後殿進呈犒設

軍兵御札先是月一犒設自正月至今五十日矣上猶難之據此則克所云每兩月輒一賞賚亦非也自正月至今凡一百一十餘日上三次賞賚故云每三月可省一次若本自兩月二賚而今五旬即給之則半年反增一次矣未知克書鹵莽或傳本差誤也

壬寅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等並特補舊官聽劉光世使喚欽故遼彰國軍節度使堯俊子也宣和末為常勝軍統領燕山破為金所得用為千戶金師既去欽與其徒數十人渡江歸劉光世軍中光世因留以為將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後三

日詔恭依

甲辰上始御正殿用百官三請也 江西安撫大使朱

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上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上曰然

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

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尤以此為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上然之是日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畧使吳玠及金人烏嚕珠赫戰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摩哩與烏嚕珠赫以數萬騎分兩道入犯摩哩自鳳翔二將由

階成約日會和尚原

熊克小歷云烏嚕珠赫自階成鳳出散關蓋據王綸王曦撰玠璘碑

所云也然階成在散關後不應云出散關當云自階成還趨散關會于和尚原乃可綸曦皆江東人不知蜀口地理克又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璘因之耳

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慕容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摩哩自犯箭箬關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

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電翼日引去

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武德大夫

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

原軍馬

趙姓之遺史附此事於五月十四日戊申按今年十月甲申吳玠乞三聖神廟額狀云五月八

日金人與官軍拒戰八日癸卯也故係此日

丙午故正議大夫何臬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

初殿中侍御史章誼論臬折衝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

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兄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

異域當行追貶望寢贈典以允公議事既行

是日甲辰參知

政事秦檜力明其死節深為金人所重上曰桌能如此不可不示激勸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故有是命然桌建炎初已遙除是職今又以為贈官蓋中書失之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湏少推之如廉蘭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柔又乞遣中

使撫問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勅令所刪定
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既而
同以內艱不果試二人皆入等一止所對策極言當世
之務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
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爾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
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豈有此理哉上覽之稱
善乃以一止為秘書省校書郎洋為正字同江寧人一
止歸安人洋資深子也

二人除命在六月
庚寅今併書之

是日真揚

鎮撫使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初仲威聞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真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其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鎮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為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于摘星臺德手擒之

遂并其衆德以功進秩一等

此以趙性之遺史及光世奏狀參修但遺史載此事

於此月又云仲威引兵至建康為劉綱所招劉光世生致之皆誤也按日歷光世奏仲威反狀以五月十六日

到得旨令密切措置而後兩日已奏生擒仲威蓋光世先遣王德行而後奏上也奏中第云謀與劉豫連和若仲威已渡江光世無緣却不言及今畧刪定今不抵牾

丁未徽猷閣直學士高衛復為尚書戶部侍郎衛始除鄂州為李允文所拒不得進至是遂召用之

戊申臨安府節度推官史祺孫言兩浙撲買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處為淨利錢約八十四萬緡今未賣者五百有奇乞募進納補官之家投買從之

己酉朝奉大夫胡舜陟起復徽猷閣待制充京畿京西

淮南湖北路宣諭使朝奉大夫直秘閣魏志崇陞直徽猷閣副之范宗尹素善舜陟以其方持喪故建議遣使諭指京畿而有是命 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庚戌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程瑀直秘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罪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

斷遣

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

登州防禦使郭仲荀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寔無兵名存而已 朝散郎
知夔州韓迪直徽猷閣先是桑仲犯歸州迪能禦之張
浚承旨除職二等言于朝乃有是命 是日邵青以舟
師犯太平州初青以樞密院水軍統制屯蕪湖及張俊
討李成上令青受俊節制青至池州不得進復還蕪湖
就糧守臣郭偉聞之曰邵統制已受命討李成安得還
此青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青遂擁衆攻城偉竭力
拒之

士子湖東安撫向子諲奏孔彥舟犯衡永州詔張俊密
行措置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梟其首先是仲威焚掠平
江邦人怨之最甚故就誅之 責授秘書少監道州居
住黃潜厚許自便

甲寅樞密院言劉超賊馬侵犯澧州及鼎澧界有戴進
楊靖大段猖蹶訪聞鄰境施黔等州自來各有團結義
軍輕捷可用及夔路兵馬鈐轄田祐恭見統家丁於夔

州把隘欲令湖西帥臣程昌寓夔路帥臣韓迪密切相
度可否起發令前來湖西共殺賊馬并所用錢糧寔封
條畫以聞從之 秘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令
應為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應往泉南選
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詔忠勇統制知泰州張
榮已下吏士四千二十九人皆進官用劉光世奏也

初呂頤浩之在相位也聞滄州人李齊在海中聚衆乃
白上遣使臣董德乘海舟賫詔授齊武翼郎閣門宣贊

舍人使收復山東陷沒州郡丙辰船乘風誤泊福島為
范溫所得溫以禮待二人且詢問朝廷消息始知上駐
蹕會稽士皆感泣溫遂遣叅軍事李植等三十二人泛
舟赴行在且告李齊已順偽齊矣溫農家子初聚衆牢
山後守福島其為人無他長惟待人以誠故能得衆焉

此據趙性之遺史及溫申狀叅修齊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申遺史董某無名其至福島亦無月日此據狀修入狀云五月二十一日忽有海舟南來丙辰二十一日也故附此植等八月丁卯至行在呂頤浩遣德亦遺史所云按頤浩以建炎四年四月罷相去此已踰年恐非頤浩在相位所遣今且云爾當考

丁巳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賫到二聖密
詔文檄蠲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
先是偽造者衆故條約之 叅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

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熺恩澤文字毀抹
更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熺王喚孽
子也檜娶喚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在
北方出熺以為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熺見檜檜甚

喜趙姓之遺史云檜陷敵王喚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嗣立名曰煇不云誰之子而王明清揮塵錄所載

頗詳今從之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勅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

置印給茶鹽鈔引億惇孫也

復長貳在四年五月

沅州言本州

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徃徃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獠溪峒故熙豐間排置刀弩手五郡合萬三千

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

浸廢矣

紹興六年十二月
己未所書可參考

朝散郎呂安中言舊官給

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催錢用助經費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一則小戶丁少科差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少四家今甲頭凡三十家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數十萬人不容力穡四

甲頭皆耕夫既不熟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五所
差既多爭訴必倍于是甲頭不復差而其戶長役錢不

復給

不差甲頭在今年九月乙巳其戶長役錢五年正月壬戌詔分季起赴行在今並聯書之

已未手詔降榜式於諸路應州縣因軍期不得已而貸
於民者並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務
令民間通知毋得過數催理違者竄嶺表 故朝散大
夫畢仲游贈直徽猷閣以黨籍故也 秘書少監程俱
言見修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

被受朝旨文字仍于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
曾任宰執至行在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
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
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勅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
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庚申翰林學士汪藻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福建制置
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高慮
致滋蔓已補勝修武郎從之 是日孔彥舟自衡山引

舟而下過潭州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以舟師迎擊之
彥舟大敗遂趨岳州州官吏遁去一城皆空彥舟無所
掠進犯鄂州時鄂方大饑米斛三千五百民多餓死彥
舟括軍中米糶於市斛直二千鄂人皆稱揚彥舟之惠
安撫使李允文遣人招彥舟彥舟聽命遂以湖東副總
管屯漢陽

趙姓之遺史繫此事於四月末按日歷七月
一日潭州申彥舟五月二十五日敗於潭州

庚申二十五日朝廷聞彥舟尚在衡永間詔張俊就便
也故係於此日

措置始俊欲乘勝渡江而軍中糧乏遂屯軍九江四十

餘日然後北行詔江東西及隨軍三漕臣協力應副

辛酉給事中陳戩充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戩嘗上疏論
五失一謂宰執尚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寵任將
臣輕授之柄遂便邀賞示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
三謂臺諫觀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四謂
監司郡守身自犯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之權漸盛交
結將帥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獎其言至是又論諸
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紊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

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戩因力求去乃有是命
戩所言蓋指辛企宗富直柔黎確馮益等也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院出入經由隆祐殿磧宮門工役
不便乞權就本家供職從之 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

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直秘閣宗
綱權屯田使中奉大夫樊賓權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
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
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于營田省縣官

之半馬綱嘗為湖北轉運判官官省而罷遂為潛所辟
賓河中人也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止是
齋郎李回曰此猶愈于科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湏
可行於今可傳于後即善耳宗尹乃退其後遂止鬻承

直郎已下官

餘見六月已巳

是日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

州圖解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闕在等分寨四

郊開畝河水盡渰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為慢道怠緩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樓櫓剗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敵樓為砲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寔之賊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砲擊其寨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翼日青遂去初青之參議官魏曦多智偉憚之乃為書以響箭射于城外

已而曦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

之也

此據趙性之遺史參修曦勸青就招據劉光世所奏云爾然光世所奏乃以為青解圍後至建康道

中殺曦今且

附此俟考

癸亥詔滁濠鎮撫使劉綱所部中軍牙兵等六千餘人
並令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遣將官統押赴行在用綱
請也綱受命踰年卒不之鎮於是左軍統制王惟忠等
以所部土人數千渡江北去綱所將者獨淮北數千人
而已始綱既不能渡江盜王才因據濠之橫澗山為寨

縱兵剽掠殺權知滁州梅迪俊綱即以權清流縣丞張格非代知滁州格非濮州人也時羣盜縱橫格非以數十舟依山險避之往來城中而已才以王命阻隔乃以其衆附偽齊用阜昌年號而亦受招安為閤門宣贊舍人然出沒如故 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趙延壽特遷武經大夫營州團練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延壽自湖北渡江遂據分寧縣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遣鄉貢進士李丕等諭降之頤浩選其軍得精銳

五千餘人分隸統制官巨師古閻臯姚瑞王進傳選等
九軍言於朝故有是命延壽之赴鄱陽也頤浩令朝請
郎分寧縣丞逢汝霖隨軍濟其芻粟至是授丕忠州文
學而汝霖遷一官汝霖掖縣人也

按宋史繫
壬戌日

朝議大

夫俞調卒調錢塘人宣政間以應奉故屢為部使者靖
康初乃廢

是月婺源尉方疇上疏極論宰相范宗尹過失不報疇
弋陽人也 偽齊知同州李成寇昇平寨保義郎統領

蒲城縣忠義軍馬井全與戰為所殺 初馬進既為江

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

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

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

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 林泉野記張俊傳云俊追成至蘄州羅田山成遂殺馬進降于

劉豫與此成遁去以餘衆降偽齊 俊敗李成於蘄州未見本日按俊所奏云

不同當考自三月二十八日收復江州為糧食匱乏坐食四十餘日旦夕渡江北去則其行必在五月半間也俊又奏六

月十八日已至丁家店則其敗李成當在五六月之間今參酌附此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建辰以來繫年要錄

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金人地名考證

烏嚕

原書作烏魯
誤今改正

珠赫

原書作折合誤
改見卷三十七

摩哩

原書作沒立卷一百九十
三又作毛里並誤今改正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五至
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煊

侍讀臣孫球覆勘

勝錄監生臣單可立

勝錄監生臣嚴績曾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於殿上
百官於殿下行禮先是上與首官並拜於庭而中書舍
人林通以為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 敦武郎房
湜為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知房州用知唐州胡安中奏
也時道路猶梗乃令安中權給差帖授之 詔河朔進

士汪巨源令赴都堂審察

後未見

初上以大理卿王衣

與偽齊相張孝純有舊欲令衣貽書孝純使緩兵秦檜
奏衣所與孝純書當諭以意否上曰以孝純守太原固
忠義可信然今既與豫合則其心亦未可知若便以緩
兵之意諭之則彼知吾怯恐遂南渡是呼之來也不若
且令衣告無疑間之意徐觀其事為善

丁卯夜寢殿後屋壞宮人被壓者數人吳才人驚悸得
疾翌日上以諭輔臣始令畧葺州治

戊辰迪功郎諸葛行言獻國朝訓典乞為其兄國學免

解進士行仁推恩詔補行仁將仕郎其後復獻書萬卷

官一子

獻書在九月甲戌

初張琪自襄安鎮引兵渡江遂犯

建康府太平池州諸縣

建炎四年

江東安撫大使司叅謀官

劉洪道招降之復叛去既而統制官韓世清張俊會兵

討之追至溧水縣其勢窮蹙遂受浙西安撫大使劉光

世招安詔光世揀其軍毋令遁逸然琪實無降意已進

兵掠安吉縣而樞密院復下勅榜招收之蓋信光世所

云誤以為餘黨也

降黃榜下湖州
招收在此月辛未

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已下官用宰相范宗尹請也承
直郎直二萬五千緡修武郎直四萬五千緡其餘以是
為差叅注息例並依奏補出身人其告身內更不聲說
事因第云某人奉公體國宜加獎錄而已 和州防禦

使知邵州兼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帶御器械兼職
如故 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秘閣滕膺權行主管
召李允文赴行在初朝廷聞允文執知岳州袁植詔以

植棄城令湖東提刑司鞠治

今年正月癸亥

植弟國子監丞正

功乞歸其喪乃令新湖東安撫使向子諲體究

三月辛亥既

而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奏植已為允文所殺植愛將
袞袞亦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寃其從者強勝又訴於御
史臺殿中侍御史章誼奏其事叅知政事張守與植素
厚乃啓上密諭江東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膺始以分
鎮罷京西漕遂在允文軍中故有是命 罷京畿等路
宣諭使副令淮南三宣撫司遣人齎諭詔書付諸路

壬申宰相范宗尹等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冊於太廟實用銀塗金冊以象簡其文叅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主寓温州乃即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癸酉詔選人仕閩廣者往還所給驛券並罷

甲戌言者論諸路轉運司類省試舉人多訟其不公若止仍令憲臣差官慮有私請欲於帥臣部使者中擇文學之臣領其事詔江東西福建廣東委帥臣呂頤浩朱

勝非程邁趙存誠兩浙委憲臣施垌荆湖廣東委漕臣
孫綬王次翁其川陝路令張浚於帥臣監司內選差有
出身人分鎮路分令茶鹽司選官如前詔存誠挺之子
垌晉陵人明受中嘗除右正言綬湏城人次翁歷城人
也 詔盡鬻諸路官田每路以憲臣總領措置朝廷為
擇幹辦官一負佐之時范宗尹以軍興用度不足故有
此議令下民大以為擾後迄不行 此為沈與求奏宗
尹第三罪張本
大理少卿朱宗直秘閣為福建路轉運副使於是范汝

為未平而辛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宗入辭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無戰而平也時富直柔與企宗厚幸其成功而企宗不能制賊反屯其眾於建之城外

乙亥詔朝奉郎以上陳乞致仕未受勅而身亡者許任子以中書有請也 朝奉大夫呂景山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省而罷寓家於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是日張琪犯宣州琪

自安吉引兵至臨安境上前一日報至命神武左軍都
統制韓世忠分兵三千往捕之而琪已去矣

丁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
泊於禹跡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為言乃命諸門增甲士
守視命官親書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於城外

尚書左司員外郎林之平直龍圖閣知温州 樞密
院編修官林待聘召試館職遂以為秘書省校書郎待
聘平陽人秦檜所薦也 承奉郎楊愿充樞密院編修

官愿自越州觀察推官用薦對改秩而有是命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錄掩殺張琪之功也世清故為盜有衆五千及屯宣州而世清復招納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論者疑其復反上以諭輔臣會呂頤浩奏世清可疑李回曰世清近討張琪有功未見其可疑處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無理方其未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

青解圍而劉光世謂因其招安青之去恐或因光世然

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

上語在是月庚

午熊克小歷注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日歷紹興三年三月呂頤浩奏王瓌擒世清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乃心腹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即因頤浩所言不當考 錄故太學博士何渙子棟為將仕郎渙

青城人舉進士廷試第一其第宣義郎通判利州洙援楊

寘等例乞推恩張浚為之請乃有是命 詔和州威顯

妃增封昭順二字妃歷陽侯范增女有祠在麻湖之水

寨用鎮撫使趙霖請而命之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一相異意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

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
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
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
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
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
任大臣早賜指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 持服前寧遠
軍節度使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充醴泉觀使上推恩隆祐外家異姓無服以上親皆進

秩一等本宗白丁子初品官諸婦及諸女並進封號受
恩者凡五十人是月己巳降旨時朝臣有建議以后專配哲宗
室而去昭懷者上乃為挽詩曰有美三宮德無嫌並后
心前一日出以示從臣

己卯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上遣奠於行宮門外叅
知政事張守撰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
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
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伏五十三十一人至是

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既受命以

直顯謨閣江東副使魯紆權兩浙副使充修奉官江東

轉運判官郭康伯提點一行事務

紆兼攝浙漕不見月
日史臣於紹興元年

十月己丑書之實甚誤矣康伯為提點據今年六月四
日中明諸色人衣號狀修入史並不載按此時浙漕乃
徐康國方孟卿劉寧止三人
不知何以專用江東漕臣也而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

官分局費用頗廣寶文閣待制陳戩時為給事中上疏
論列以為異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無
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

之夫並緣為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於
是一切鐫省

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
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
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
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
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

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
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寥無聞奔迸藍
縷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
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
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
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
之人陞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
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
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讀之大
為嘆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寅
亮永嘉人也

寅亮十一月
己亥除察官

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園方
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鈿錫置都監巡檢各

一貧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為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 是日張琪自宣州引兵犯徽州通泰鎮撫司統領官張憲以所部在城中聞之亟遁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公事王圭見守臣郭東曰為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亦繼去民間驚潰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追一官東勒停圭衝替

圭東追停
在十月甲申

初張琪之叛劉光世遣統

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逵以所部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次信州之玉山其後軍胡江等千餘人作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進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時江之黨又犯弋陽廸功郎監寶豐鎮熊彥深為所殺後官其家一人

彥深

紹興二年十一月己未
贈承事郎與恩澤一子

會呂頤浩已遣統制官閻舉追

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

逵戍饒州據日曆光世以四月
庚午奏至江掠玉山在此日詔

遣徐文在壬辰江犯弋
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

日歷

十一月六日張俊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寨候分遣張用人馬軍往洪州癸未十八日也故係於

此日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

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尚衆須以計取會英

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

若海被謫事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行至

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叅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

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

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

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救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為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

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
為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遂會俊於丁家洲俊并將二

軍遣統制王偉護允文及叅謀官滕膺赴行在

趙姓之
遺史張

俊移文允文曰恭奏聖旨率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
請照會時鄂州糧且盡而孔彥舟在漢陽允文得牒遂
將其軍往江州丁家洲見俊俊分其軍留三百人與允
文回鄂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言侵俊俊怒具允文在
鄂州事差人押赴行在所日歷七月十六日張俊奏鄂
州李允文人馬作過臣數十次差人前去追呼到臣軍
前收管訖據此則似俊初未嘗被旨
也今且從熊克小歷書之更當詳考

責受雷州別駕

趙霆復朝散大夫霆抃孫也宣和中以徽猷閣待制守

杭方臘之亂棄城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始叙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百官常服出城奉迎

上迎於殿門外焚香退百官進名奉慰降充集英殿

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尋不

行叛邵青自太平州以舟師泊鎮江留三日是日復叛

去引兵趨江陰

此據十一月一日知湖州葛勝仲所奏按七月十六日劉光世分析狀稱青至

真州總劔灣駐泊復移揚州一夕遁去未嘗於鎮江岸下駐泊然光世六月十八日先奏邵青招安赴鎮江府

擺泊人船乞降旗榜則後報非實也青以十九日下江亦光世六月二十四日所奏故附於此

丙戌中奉大夫李芘知建州時建安民張毅等為盜犯
福州之古田知縣事承議郎江滋遁去芘諭降之安撫
使程邁以聞前一日詔以金字牌招收毋失機會遂以
芘守其州芘已病不克赴 朝請郎謝嚮特遷朝散大
夫錄招降范汝為之勞也於是同措置官修職郎葉崇
亦授承直郎並令赴行在崇建安人也 是日朝散郎
知江津縣穆延年渡江禱旱夜漏未盡水暴至延年溺
死詔官其子二人延年壽春人嘗知鄆陵縣縣牧國馬

中人預其事羣類豪橫相勝雖開封尹亦避之獨數為
延年屈其死年四十六

宗安民廖公昭聚眾為盜范汝為所部提轄官保義郎
熊志寧召募槍仗手聲言往捕之其意實欲為變會神
武中軍統制官朱師閔以所部適至志寧懼遂散其眾
丁亥福建制置使辛企宗以聞未幾建陽民丁朝佐作
亂志寧率射士以往道與朝佐合執武尉解渥而拘之
遂入建陽宗安二縣官司不能制

戊子上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疑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尚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故上有此諭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藝祖

實可昭格天命叅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叅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

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上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吳才

人也

二年五月乙亥可叅考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子

伯字號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人得阜陵及伯浩按令時以二年閏月乙未除知宗而阜

陵五月乙亥育於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選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時以舊事譚稹為上所薄恐未必以此委

之明清誤記也

傳官人姚舜明叙朝奉大夫以呂頤浩有請

也 詔隆祐殿諸色祇應人各進一官

己丑修職郎曹浸為閣門宣贊舍人浸矇子也

矇開封人靖康

中為應道軍承宣使以其父徧歷三衙管軍未有褒錄用遺表恩

二人而有是命

庚寅命權工部侍郎韓肖胄主管昭慈獻烈皇后陞祔
一行事務及題神主初命左司員外郎趙子畫子畫言
昭慈典禮率用母后臨朝稱制之儀按元德陞祔宰臣
王旦題寫徽名今以庶官為之不稱繇是改命肖胄

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裴廩為荆湖西路提點刑獄
公事時湖西未置使者而廩寓居廣西乃就用之言者
奏廩貪財敗事近者輒差除廣東西帥臣其狂妄可知

遂寢其命

廩所除廣東西帥臣不知為誰當求他書參考按此時趙存誠許中並為廣帥廩除人或

又在其先
今未見

初安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

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
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西提點
刑獄公事蘓恪以從事郎田如鼇權南康縣丞令與朝
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為彥杞所殺

如鼇尋遣兵焚賊寨殺洞天如鼇大庾人也

破壇以八月壬申被

殺洞天以九月癸卯被殺今併書之吳忠事紹興二年八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詹思殿祇候羅亶賜光世手書諭旨仍以玉帶賜之 尚書吏部侍郎李正民移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黎確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江躋守左司員外郎 詔局所官吏請

御厨折倉錢自八十千至二十千凡十一等並減半

癸巳詔秘書丞李元淪學無根源妄議典禮可與外任

乃以元淪通判湖州

元淪嘗上殿恐是議昭慈升祔事當考

中大夫王

安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既而言者論其罪命遂寢

中大夫張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澂新落分司故有是命

甲午直秘閣魏志宗知筠州志宗既罷京畿之行乃命出守是日賊鄧慶龔富圍南雄州守臣鄭成之率軍

民拒之 知虢州邵興以餘兵屯盧氏縣為河南鎮撫
司統制官董先所敗興不勝率眾走興元投制置使王
庶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乃易其名為隆先遂取

商號二郡先河南人也

先取高州在七月取
虢州在八月今併書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
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
維執蓋者毒之宗維幾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五